●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illegible]包[illegible]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七十四號
廣告例刊
三英寸寬一英寸高爲一格每期計資洋五角中縫全郵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逢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癩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痒定痛內服外擦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洋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埠貨病半價外匯函購祭由與票寄裝加一郵上通用經售處費海五馬路西一與里畢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光學精深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精益公司鑒 岑春煊題贈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毒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也發生絕大的影響表現一國的是文學要表現一國的思想精神就是國民性諸君要明白俄國的國民性是要知道俄國的精神[illegible]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鵲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寧縛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屍兵 萬斯可甫著 耿匡譯
一枚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濟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現已付印[illegible]

北京[illegible]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卻病延壽種玉膏

有病可以除病 無病可以強身 乏嗣可以得子

此膏專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壯陽固腎止洩補精聰耳明目腸利止瀉凡小腸症氣男女五勞七傷肝胃氣痛肚腹疼痛風火牙痛以及三十六種喉症七十二種眼科偏頭痛三陰瘧疾與哮喘咳嗽濕痰寒氣痰喘及瘰癧串痰疝氣腳氣及各種[illegible]腳痃並中風癱瘓半身不遂風濕損傷骨節酸痛及各種無名腫毒各種惡瘡與小兒痞積虛勞成癆貼臍服或帖患處莫不立見奇功患者若失若腎寒不固夢遺淋濁以及婦女經帶下諸症以帖臍部功效尤速其他各症另詳仿單

通用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

（價目）乾坤兩種每對二元每種單張一元二角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善昌里

造福齋藥房啓

電話西一千三百九十六號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illegible]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illegible]均可消散復原[illegible]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illegible]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illegible]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貢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激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匯款以便照寄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戒鴉片諸君勿失機會●

▶第五批將壹購者從速◀

左邊一瓶保險十天斷癮非常簡便

市上丸散速戒藥水若非毒質嗎啡毫無根據妄行欺世種種危險殊屬可憐以上圖形前車不遠倘若不醒後悔無及按鴉片慢性中毒也而市售之丸散藥水不但爲鴉片之代癮而則殺人之利器若其藥質不離於嗎啡嫌疑也本行禁烟癮日少一日尤若吸烟的日進一口故戒時既無流弊斷癮不勞補劑原有一般丸散所迥然不同也此圖縮小戒烟至寶德國發明中外風行不論男女深淺烟癮新申諸報早已證明每付四角十元現暫收藥本五元戒烟指南函索立寄本行向廣西路現遷在上海英大馬路西藏路口一百十六號即新世界對面大慶里口

德華西藥行啓

外埠函購款由郵匯 有木匣原班奉上

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癒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主人見斯病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illegible]

定價 [illegible]

發行處 上海美界愛而近路善慶里[illegible]

經售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膿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消漸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界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鄒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羊毫尤爲適用源源上市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頃蒙公諸海內爲文人學士臨池之一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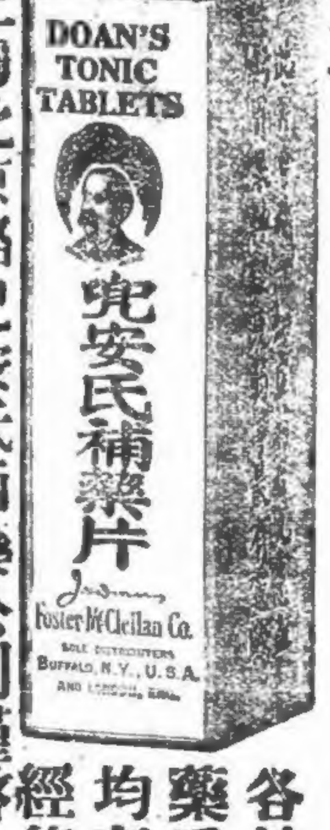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藍米雪林爲治白濁症之唯一靈藥此丸服後其所含之藍米雪林[illegible]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白

兜安氏補藥片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之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凡神虛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憊神經昏亂血黃肌瘦[illegible]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無血者[illegible]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illegible]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illegible]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一元一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太上

（丹翁）

從來父子之享高位握大柄者、世襲者多、而獲稱太上者少、蓋生存遜授、人所吝也、惟近二十年奉天一省、太上凡三見、雖謂之出太上之藪、幾無新色也、前清時、趙爾巽作東省制軍、其師史念祖高居帥幕、權由己出、趙事事畫諾而已、人稱曰太上制軍、入民國曾幾何時、張作霖督奉省之軍、而其黑省中、亦有太上督軍之某甲、駱公亦只辦得祭則寡人、不謂入四個附用兵、指揮若定、居然獲享太上總統之目、在他人爲之當未足奇、而在張斯大奇、何則、彼方見太上於人、乃忽從而太上人、更況所太上之人、又爲一國之太上、然則仰追太上之太上、其價値不又更上兩層樓乎、雖昔君主之世、有太上皇、然必首身爲天子、始能太上、若宣統之父、雖握盜國之柄、太上皇三字、未便上此尊號也、豈民國之督軍總統、須別創新例乎、道士之其幻術者、齋醮鬼符、焚符時、口中念念有詞、及末句、必大呼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念至敕字、務力以劍擊几、俾鬼錯愕受驚而去、今世亦有某惡所謂太上老者乎、借曰有之、仍似當以太上驅除太上、焚符念咒、尤必厲聲喝太上老君之敕、使一切太上、東北方若干步各自滾蛋可也、於是乎太上永不作祟矣、

梁鴻的志

（丹翁）

報紙上說罪魁梁鴻志、想在六國飯店、充當一名茶房、希圖改造一下、使從此解放了、這件事就有人說不確、因爲茶房雖不比各種工藝、也須要實地練習、自小服役、才能妥貼、倉猝間扮演起來、怎樣會如人意、我說、徐樹錚坐飛機、是造新聞的朋友、有心湊趣、梁鴻志來做茶房、卻有幾分對呢、一者、中國做官的向來奴隸性質、而且做外國人的奴隸、格外起勁、「他一行作吏、便非自小服役、也就稱得實地練習了、二者、梁鴻志尤與別人不同、他自己想這個鴻志的名兒、他早有個克紹數千年箕裘的意思「他的老祖宗、不是在漢朝有個叫做梁鴻的麼、那個梁鴻、不是也在皐家廡下、賃過舂的麼、特特地從西安省跑到蘇州來、在當時也算到了外國了、而且他的家子婆孟光、人雖醜、家中卻有錢、他偏叫他戴一根草、做個奴、把些鐵機緞外國紗的綢、都不準着、叫他着布、這不是居心要做奴隸嗎、但梁鴻到末了、卻剛個高士的頭銜、他子孫雖不、梁鴻的志、卻剛了」個罪魁的名目、難道一樣情願做奴隸、也古今人不相及麼、尤難學的、孟光當日、還舉案齊眉、如果梁鴻志的夫人、也依樣葫蘆、如法泡製、將大菜檯子當作案、用兩隻手舉起來、要有眉毛這般高、那可糟了、檯子上刀兒叉兒盆兒瓶兒、一件件叮叮噹噹骨碌碌、真要把些吃大餐的外國人嚇走了呢、所以六國飯店不肯讓他來、想必就因爲這個道理了、

文體平議

（緩膽）

「白話文體和文言文體、那一種適用」這是在近學術爭潮中一個辯論的問題、我對於這兩問題、卻不敢憑自家的偏見、去作甚麼「死煞句下」的斷語、因爲國度很大、人類很衆、各種社會的程度、斷然不能齊一、各種社會中的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一種適用的所在、斷然不是他種社會、所能強迫一致的、譬如飲食、喫肥甘的、自然不甘蔬食、譬如服飾、衣文繡的、自然不屑褞袍、至於那些蔬食褞袍的人、本也可以自適所適、若不特他的生活程度、打算一番、也要教他去吃些肥甘、着些文繡、那便叫做苦人以所難、與那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話、成了一般見解、豈非笑話、所以我覺得白話文體和文言文體、在今日種種社會裏面、當然各有適用的去處、而且可以並行不悖、絕不至於不能相容、那些白話家和文言家、各自咬着牙關、斷斷爭辯不止、可休怪我放肆、我卻要拈出『少見多怪』四個字、來做他們兩造的概括批評哪、

我國普通社會、不識字的、居大多數、要辦到甚麼教育普及、自然要教大多數的人、文義粗通、才能輸入種種的知識、那可是白話文字的效用、比文言教育、宏大得多了、我今試舉一例、譬如我國舊社會的婦女、大都是不識一丁、你拿着文縐縐的書本兒、向他去宣誦、他聽不了三言五句、便已昏昏欲睡、好不耐煩、及至聽人唱些彈詞、講些平話、他便覺得津津有味、會把那書中事實的委委、會得十分明白、這便是白話文字的力量、勝過文言的鐵板注腳、所以我說普通教育、非用白話文字不行、便是報紙上的文章、夾着一部分的白話、爲一班淺近的人說法、我也極端贊成、但是論我個人、在報紙上弄筆的時候、下筆千言的白話文字、也儘可以大書特書、及至家食餘閒、寶拿着書卷來消遣、可還是那些古色古香的文字、有點味兒、要說現在一班大文豪的白話文章、任說得美珠津津、我可閤不終篇、便要手倦拋書、尋我的午夢去了、若問我是甚麼緣故、我卻也說他不出、論我的文學興味、可也不過這一回事、但已覺得他們白話大家的著作、不能討我喜味、試想我國舊學界的人物、文章學術、或過數十年磨礪的人、也不知幾多、教他拋卻文言、都向這淺薄無味的白話中、求那高尚文學的意趣、又豈非笑話麼、說到這裏、我可又要說句老生常談的話、那「不度德不量力」六個字、這些時髦的新文學家、只怕也就在所不免了、

現在我國極大的弊害、就是新舊兩派的人物、各自要趨於極端、即如白話和文言、本來可以並行不悖、偏生那些主張白話的、要絕對反對文言、不讓他存在、那些主張文言的、又絕對反對白話、不許伸發、我看這兩派人的眼光、都免不了『淺狹』兩字、至於他們的心術、我也不必去推究了、我這一番議論、新舊兩派的人物、自然都不滿意、要說我是『騎牆派』的主張、其實這一座牆、便是他們兩派互相論辯的一重障幕、在牆這面的、和在牆那面的、都是只見有己、不見有人、所以彼此爭論起來、無非說道些影響模糊不關痛癢的話、倒反不如我這騎在牆上的、於兩方面的是非得失、看得十分洞澈、比甚麼溫犀秦鏡、還要高明得多哩、呵呵哈哈、

對客

（馮二先生）

本報有大戲、有快書、尚少對口相聲、因彷其意作此、

（客）久仰大名、未親塵教、幸瞻顏色、實慰我心、

（我）過承獎飾、滋增愧汗、鄙人不學無術、祇不過偶爾游戲小說、雕蟲小技、實則錐未脫穎、刀未發硎、在客雖云竊豹已見一斑、而鄙人之心胸懷抱、實未嘗發表其萬一也、

（客）不佞淺見、客詢高人、無任惶悚、敢問先生之心胸懷抱如何、

（我）未經表見者、且不必說、姑就民國以來所作爲者、略陳一二可乎、

（客）願聞、

（我）一戰而下漢陽、黃興遠遁、再戰而燒下關、蘇皖何海鳴之羣、紛紛逃避、在清受五等之封、入民國由副而正、位列極峯、若說直系、我是領袖、若論倒段、我是先鋒、試翻民國五年以後的新聞紙、常常有人稱說馮二先生、

（客）原來那就是閣下呢、

（我）這說的是馮華甫、他已經死了、

（客）我請問的是閣下的事業、

（我）論位分我是不及馮華甫、論手段也略堪自信、曾經發行四折五折京鈔、操全國的財政大權、頭銜爲總裁、六爺的聲名、無人不曉、中國第一名優梅蘭芳、最稱莫逆、河間總統認我做本家、也非必要、全國中行都在我掌握之中、北京堂會都要請我做提調、

（客）原來閣下就是馮六爺嗎、

（我）我說的是馮六、但是我卻行三、

（客）想必也是兄弟行輩、

（我）他是廣東人、我是直隸人、絕非兄弟輩、

（客）想必認過本家、

（我）我們從來不曾見過面、

（客）說了半日、我原爲請教閣下自己的事業、

（我）論文我雖不過做做小說、羅文自己可開道與、論武我卻不敢自菲、

（客）原來閣下是個軍人、

（我）軍人與軍閥不同、

（客）不差不差、

（我）同室操戈、自相剪伐、反面無情、爭權奪位、我可不幹、

（客）閣下自然是矯矯不羣、軍人的模範了、

（我）論中國的軍隊、能有訓練的、本不多見、若論訓練的程度、敢說我部是第一、全軍無不識字之兵卒、終年無不上講堂之日、每逢七日來復、必舉行禮拜的儀式、軍隊所過、秋毫不犯、身爲將帥、與士卒同其甘苦、全部雖祇九千餘人、大概南北的督軍師長、對我都不敢輕視、目前吳子玉由京旋鄂、曾經約我會商此次大局善後的事宜、

（客）閣下爲何不去呢、

（我）他約的是馮玉祥、我何必去呢、

（客）說來說去、總不是閣下自己事業、

（我）若說我自己的事業、與他們大不相同、

（客）這是當然的了、急願聞教、

（我）打算着動動筆尖、使軍閥自倒、政黨自散、兵不裁而自裁、督不廢而自廢、外債不必借、財源自能足用、密約不必爭、而廿一條自然失效、憲法即日制定、合法國會即日成立、選舉一洗從前金錢賄買之風、賞罰一秉大公無私之念、士農工商、四民無不各得其所、小小官吏、無人敢不奉公守法、國基日固、國威日隆、五洲列邦、咸以我中華民國爲模範、

（客）想、閣下是說夢話呢、

（我）什麼話、清醒白醒、焉能做夢、只要我筆尖一動、立見實行、

（客）敢是閣下已自做了總統、動動筆尖去下命令嗎、

（我）不是、不是、我動動筆尖做一篇小說、

（客）小說如何能期實效呢、

（我）方纔所說的、原祇是理想小說中的資料呀、

石虎破話

（閔破）

工部局當事、於汽車殺人之多、特告車主、約束其車夫、以期警禍日少、某報評論、謂受汽車之禍者、鄉人恐嚇爲多、宜並警告行路之人、知所趨避、余均甚韙、余意不甯惟是、宜並警告行於人行便道上之人、因上海之汽車、時常闖至水門汀上也、更宜警告居於屋內之人、因汽車萬輿時、闖入閘北某賣牛肉者之家而害也、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四）（七）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一章　愛金錢忍心賣妹　綴盟約蓄志休妻

邵璧虎見紫薇慨然應允、心裏好生高興、便將自己同海蟾約下一個星期、在公園晤對的話、說了一遍、紫薇回頭望着那個小鬟笑道、你替我記着、下一個星期、在公園裏同劉少爺晤對、若是有別的朋友來訪我、你替我拒絕了也好、那個小鬟噗哧一笑、應了一句、邵璧虎見大功告成、便不肯再行耽擱、站起來向紫薇告別、紫薇笑問道、那一天哥哥替我們介紹了、有我在座、你們有甚體己話兒、反礙着不很好講、紫薇道、人生面不熟的、沒有哥哥介紹、誰好意思去同他講話、邵璧虎嫡嫡的笑道、妹妹又來作難了、我請問你、將來你們兩家頭睡在一處、難道還要哥哥介紹不成、紫薇扳着面孔說道、到那時候再說那時候的話、這個當兒哥哥總不能置身局外、邵璧虎道、你放心、你認不得他、他認得你呢、我停會子叫什劉少爺、命他早早的在那邊伺候妹妹、他看見妹妹影子、自然會上前款洽、總不叫妹妹折了身分、…紫薇見他說得有理、也就無話可駁、邵璧虎出了門、一口氣又跑到海蟾那裏、一長一短告訴他這事、不知還添了好些裝點的話、表白自己十分出力、說完之後、老實伸手向海蟾索謝、海蟾笑道、你忙甚麼呢、第一次的謝儀、等我同令妹出了公園之後、如數照繳、此時卻不能遵命、

五色旗的下面

（子翠）

這一日是曹錕張作霖和張邀開使到北京的一日、北京城裏到處飄五色旗、煞是好看、

當晚城南游藝園門外有許多人力車夫、老劉便是內中一個、他拉的車、是個包月車、他的主人姓王、據老劉同別的車夫說、他的主人從前常常到衛戍司令部去的、自從打仗以後、便不去了、

十二點鐘了、游藝園的游客多出來了、老劉的主人卻只是沒出來、猛可裏人叢中挺出兩個軍官、嘴裏亂喊洋車、老劉的車、恰在他的面前、這兩位軍官便硬叫老劉拉他們去、老劉說道、

「這是包月車、我們主人快出來了、」

「咄、什麼包月車、渾帳王八蛋」那一位官便這樣罵、聽他說話是奉天口音、

老劉正要爭辯、一隻皮鞋已踢在老劉腰上、那一個也伸直了拳頭、向老劉頭上擂鼓、

武裝的勢力、沒奈何他、老劉只好拉了一個軍官去、但還有一個軍官、沒有車、於是又硬叫老劉旁邊一個車夫來拉他、這個車夫是拉散車的、不是包月車、瘦得像枯柴一般、看他意思、很不願意去拉這軍官、但是那皮鞋腳又踢上來了、拳頭也要捕上來了、只得請他上車、

兩個人力車夫、垂頭喪氣的一步分作三步走、兩個雄糾糾氣昂昂的軍官、便在車上把腳亂蹬、嘴裏道、快走、快走、接連又罵了好幾聲、

走了半個鐘頭、進了前門、走過衛戍司令部門口、老劉心裏想道、

「我們主人從前天天到這裏去、何等威風、我也是沒人敢惹的、今天却倒這樣一回事、看來我們主人、現在沒有勢力了、我明天同去不拉他了、再去另外尋一個威風些的主人、吃口飯罷、」

那個像枯柴般、拉散車的心裏想道、

「今天我拉了一天、也沒掙到多少錢、小柱兒和小貓兒（他的兩個兒子）多餓了兩天了、這一蹦路卻很遠、不曉得這位軍官老爺給多少錢、也許不給錢呢」

那時滿街的五色旗、兀是隨着風、微微的飄蕩、這兩個人力車、便在這許多五色旗下、一步一步慢慢的走過去了！

花國特別通訊

（民哀）

余自一百五十七號、在本報表襮二篇花國通訊之後、迄今將及二月、悔思年、苦無良好之資料、頃閱上期春江花事、有老鴇君之選舉消息、忽有所觸、爰草一篇、雖言過去事實、然老發人未發、緣出熟悉蓮英身世之姊妹行告我、得來匪易、自許爲有統系、紀載、頗思付之明日黃花而忽之、

▶上海名妓花翠娥◀

▲幼年時代之蓮英　蓮英王姓、或云姓傅、所謂王長發者、其後父也、未知然否、杭縣人、幼曾肄業於杭之某女校、未畢業、輟學、籍隸漢軍旗、已、因生計艱苦、遂流爲土倡、日投賣、伶人張某之門、習優、初擬舍效而業伶、學未成而辛亥事起、旗人生計益蹙、於是別故里而來海上矣、

▲禍祥里之蓮英　蓮英初至申、爲已嫁人之黛勤高三之助手、黛倚之甚重、居未久、其母由嘟嗣、見某商逐之、謂生女前、留生淺潤、覓至破裂、遂逐別築艷窟、禍祥里、我友不識展應寺、頗爲努力、逃入撫揚薄有時譽、惟蓮與黛分離之後、黛晉後誡之不遺餘力、並云選舉祇合居禍祥里小花國之選地、無此資格居住、蓮聞而大恚、私誓曰、有日得居小花國、死亦瞑目、嗚呼、含懷出實、不圖爲今日識蹄焉、

▲花國總理之由來　花榜之舉、自清同光迄今、無代無之、此中利弊、久已播於悠悠之口、民國六年冬十月、鐵沙奚燕子、桐鄉張六罴、甯其舊規、更其面目、創花國選舉於世界遊戲場、蓮英勃然起曰、時勢至矣、吾其爲英雄乎、遂修好於燕子、擁爲總揆、輿論譁然、當時有爲新清和都督之鳳現、久安里提刀、涵電反對者、有爲會樂里都督瑤玉提刀發電調解者、當時情勢、不亞於直皖破裂、若以現在蘇人之反對齊愈相比、猶覺小比也、

▲暫時休歇養孩兒　花國第二屆選舉之際、蓮英移居民和里、忽隱去、識者謂退隱、有自知之明、實則蓮英與客某子有肌膚親、清濟三宿、蚌已孕珠、暖腆儲若九石瓠、自顧不雅、故暫時韜第、學白兔記磨房中之李三娘耳、然蓮於閒無事、漸爲不齊、初日夕漲於挖花之賭、繼則沈溺於黑籍、迨至此席之後、囘溯已深、及出爲飛燕樓飛燕鴻侍兒、遠和飛柳、竟有頗領千之嘆矣、未幾飾弱妹、轉徙小花園、

▲喪費之清單　蓮英之被害也、各報早有記載、即唐實養、作驗時之發現、有天癸期內、及爲野獸之噬其乞類、手經人道、死之後、謠言紛甚、有謂姊妹行假某病爲其追蹤者、有謂姚姓兒之父、出若干金賄戶視者之說、此實皆爲善謠專家、騙取二三角之電報酬金耳、據余所知、蓮英身後、箱中存三百七十元現金、而四十九日所做之功德、盡爲蓮母出資、嚴鉅一次爲五七、祗化庫一所、費番佛六十尊、喪費共用去一千一百圓有奇、除所存現金化去之外、尚餘則以蓮平日所用之飾器具、及金鐲一副、悉數押與其姊妹行處、蓮本負若人二百五十元、一再找四百五十圓萬訖、兩共八百二十元、當日三百元之譜、則以端午節收下之菜局帳、及零星之小債款補足之、

▲香煙店之節外生枝　蓮英所失之鑽飾中、非有一值一千三百元重的克郎夕鑽戒一枚乎、殊不知此戒之代價、蓮係付過六百元、欠七百元、欠款由某烟紙店之保證、蓮案發生、曾登一千元賞格之廣告、而此項賞格擔保者、又即擔保鑽戒之烟紙店、該蓮與烟紙店經理有舊、故肯負此重任、事爲此之老班所聞、默付萬一事有變端、我店豈非被累、以是與經理大起交涉、經人調處、賞格擔保一項、另尋主顧、鑽戒擔保、則以蓮房中所有之紅木器具作抵、嘵夫、蓮皮肉上得來之物、細軟者落於兒人之手、其餘則爲其押品、至是蓮遂宣告破產、彼守財虜、視錢如命者、觀於此種情形、亦可以悟矣、

▲米蛀虫之數四磋商　上節考鑽君所說鑽實實阿母擱停一節、其中倘未莫然、此事發生之後、米蛀虫家、當然不認我車爲已倍車之過、且延律師辯護、勢洶洶然、大有反噬之象、直至蓮英將近斷七之期、始有謝母之爽爲說客、其效力在於蓮母之寬單、當時磋商數四、蓮母索價二千、而米蛀虫一口咬承、惟云是金完全爲個人衰老撫恤資、不承認爲豬頭五之洗刷費、議既有成、某夕、有丁陳四代表、在民國里某妓（姑隱其名）處會付、事爲蓮之姊妹行某所聞、出而干預、謂早非命賤所可和解者、於是豬頭四見勢不佳、即改口曰、余今日本來覆命諸君、消律師勸告、此氣若出、反投石下井、自實嫌疑之罪、故前議作罷、於是一場好事、忽然打消、自後又有某某者出、先往疏通反對和解之某、再議撫恤、不過由二千降爲一千、正擬交款、關海雞閣之事至矣、於是九仞一簣之虧、事又作罷、

▲護花律師之出馬　蓮母既受兩次打擊、誓必達到目的而後已、閻瑞生方面既有律師、勢必延律師與之辯駁、以是有介紹佑尼干律師者、蓮母弱往接洽、佑動以遺旨、謂如果單將閻瑞生引渡一事、律費二百兩足矣、如於引渡外、尚有他項請求者、律費非加倍不可、蓮母神志昏憤、唯唯否否、且手中皆爲拮据、當時傳交五十元、並云是否節罪辯護、抑複雜辯護、容再付款決定、同時挿傳閻瑞生之來人、欲索一千元賞格、蓮母無以應、遂四出哀懇蓮英舊時熟客、求其資助、客皆謂資助此項賞格、實無名目、某等代爲邀請有名律師、替汝女伸冤、作嫌疑犯無一漏網則可、於是遂公請綽號護花律師之朱榜生氏出庭、蓮母已於十四號與朱律師接洽妥貼、而是案本擬十一號開庭者、忽然改期十九號、大約兩律師、將於此時期之中研究一切手續耳、惟佑尼干方面、尚未解決、不稔蓮母何以處之也、